

富順文史資料述輯

第五輯

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富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102

富顺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富顺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一年三月

目 录

•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

• 庆祝辛亥革命80周年 专辑

- 刘连波与“广汉起义” 林 浓 (1)
血溅龙华——刘道盛传略 何良义 (17)
红岩英烈江竹筠 黄述和 (25)
首先反映“四川保路运动”的作家刘长述 刘海声 (31)
同盟会宣传家、诗人、华侨
挚友雷铁崖 刘海声 (36)

• 经 济 史 略 •

- 富顺县工商联史略 刘仁德 (40)
富顺县的自由借贷 李孔遗 (45)
回忆昌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程少文 (53)
我所经历的富顺猪鬃业
..... 贺庆余口述 樊小华整理 (57)

• 政 治 • 社 会 •

- 富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概况 王绍培 (66)
富顺哥老会史略 苏铁生 (73)
建国前富顺城关地区哥老会简况
..... 刘少作 胡远光 (79)

三青团富顺分团筹备处的组织内幕 杨毅 (88)
我担任刘文辉与中共秘密电台
组长王少春的交通员

..... 杨立成口述 刘海声整理 (99)

· 文 化 教 育 ·

民国时期富顺县教育行政机构沿革 张世模 (105)
建国后富顺县的报纸 (二) 丁晓平 (115)
建国前我县图书馆概述 易公度 (122)

写在《富顺县立中学高中 1—7 班

学生名录》之前 富顺档案馆 (133)
回忆富顺中山学校

..... 吴恒德口述 苏永笃整理 (139)
五次更名三迁校址的牛佛中学 刘策 (146)
抗战期中赵化区话剧活动概况 陈谋忠 (151)
人亡业显 身谢道彰

——刘光第先生的书法艺术 郭广嵒 (159)
忆悠游官 戴华池 (165)

· 人 物 春 秋 ·

刘伯承总指挥泸州脱险记

..... 赖锡麟口述 聂忠良整理 (168)
伍邵传略 伍裕万 (171)
知名教授、作家陈铨 刘海声 (175)
易德尊生平 朱德芳 (180)
闪烁巴蜀上空的川剧明星

——记我县著名川剧艺人 魏世贵 (184)

冯玉祥将军为我诊所题写牌名

.....舒序常口述 刘仁德整理 (194)

• 历 史 资 料 •

富顺县人口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刘沛鸿 (196)

民国时期富顺大事记 (一) 聂忠良辑 (200)

黄埔军校富顺籍教职员及学员

名录补遗 刘海声 苏铁生 (209)

富顺轶闻二则 涂 琅 (210)

邓井关劫场案 何述矩 (212)

• 桑 梓 情 深 •

富顺风物琐记 (附诗三题) (台湾) 易劲秋 (216)

三别故乡琐记 朱郁村 (223)

身漂海外 心系中华

——记旅美华人廖纲鲁先生 廖常勇 (228)

西湖记事 易奉倩 (233)

回乡纪行 范芸安 (241)

离别故乡四十春 (台湾) 聂懋戡 (244)

刘连波与“广汉起义”

林浓

刘连波，原名刘心畲，又名刘菊依，党内化名刘达、刘正、刘叔度、欧阳。一九〇八年九月三十日，生于四川富顺县城关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旧职员家庭。兄弟姊妹四人，他排行第三，属次子。

他五岁发蒙读书，十二岁高小毕业，十七岁中学毕业考入四川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系学习。求学期间正处于国民革命时期，刘连波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在马列书籍和进步报刊熏陶下，从一九二六年起就参加进步的学生活动，组织革命团体，办革命小刊物，开展革命宣传，与反动军阀作斗争。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向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一九二九年一月，经贺竞华和修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他大学毕业，由组织安排，以国民革命军刘文辉第24军成都办事处办事员（军部驻西康雅安）的职务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先后担任了党团小组长，团支部书记，以及成都各界民众反日大会党团书记。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六大”代表刘愿庵回川，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恢复被敌人破坏的省委机关和各级组织，成立了成华县委，刘连波参加筹建，并被当选为候补委员，兼任县委秘书。不久，调到共青团成华县委和团川西特委，先后任宣传、组织部长。

一、广汉起义的前期工作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扩大会议，由中共中央代表、省军委书记余乃文传达了同年六月十一日党中央总书记李立三主持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即以武汉为中心、实行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会议决定将全省党、团、工会合并，成立四川省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省行委）。在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省行委对全川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布置各地发动“兵变”和“农暴”，拟组成十七路游击队。

会后不几天，中共川西行动委员会接到省行委的紧急指示：“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限期（八月份内）发动广汉、新津起义，并加强对广汉附近的金堂、绵竹、新都、什邡等地的工作，以配合江津、荣县、威远、梁山、达县等地的士兵暴动和农民暴动，组织红军，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苏维埃政权，最后达到攻占成都的目的”。川西行委主席张春帆为贯彻这一指示，立即召开组织部长廖恩波、宣传部长陈翰屏、工运部长熊子久、军委书记周国干及军委委员车耀先等人参加的会议，研究、讨论、贯彻省行委这一指示，策动国民党驻广汉部队起义。

经过激烈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广汉部队系国民革命军邓锡侯28军的第二混成旅，是28军中最好的一支部队，该旅旅长陈离（静珊）曾受国民革命的影响，有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党的争取教育下，逐渐倾向进步，表示愿意支持革命。一九二七年“三·三一”惨案和“泸顺起义”失败后，陈经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川西特委做工作，欣然接

受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该部工作。几年之内，在地方上建立了中共广汉县委、军队支部、工人和农民支部、中小学支部，不少党员还担任军官，旧部队成份确实有所改变，但马上组织起义，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都很不充分，要取得暴动的胜利没有把握，会议因此决定，起义推迟到十月进行。与此同时，会上对“广汉起义”领导人进行了酝酿讨论，开始大家认为周国干最合适，因为他是军人，曾参加过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有一定领导武装起义和实际指挥作战经验。但周自“泸顺起义”失败后，对再次发动武装起义，认为把握不大，不愿再领导这次起义；大家推选车耀先。车是一位军人，有一定实战经验，但他一腿跛，行动不便；最后决定起义工作由廖恩波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起义计划。

廖恩波和刘连波是川大的老校友，廖比刘年长，高两个年级，早入党几年。廖曾任校学生会主席、全川学生联合执行部主任，刘是其下级。刘在学生运动和社会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廖是非常赏识和钦佩的，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廖接受领导“广汉起义”的任务后，首先想到的好帮手就是刘连波。请示张春帆同意，派刘先到广汉及周围地区摸清社情和民情，分析能给起义部队提供哪些有利条件，应注意哪些不利因素，供领导下决心。廖以肯定语气向刘交代：那些地方农民武装力量强大，广汉驻军已有同志在那里做准备，如果驻军行动起来，农民就会积极配合。你这次以川西行委巡视员身份下去，摸清当地党组织和农运情况，考察有多少农民武装力量配合起义，注意选派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加入起义队伍，以改变起义部队成份。刘接受了任务，十分兴奋，想到党把如此重大行动的准备工作交给自己去做，是对自己

莫大的信任和期望，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尽力去完成任务。

一九三〇年八月下旬，刘连波和党员卓应龙，带着组织关系，时而打扮成学生，时而化装成普通工人，多数时间扮成衣衫褴褛的青年农民，徒步巡视了新都、广汉、什邡、绵竹等县党的地方组织，通过小型座谈、个别谈话、实地考核等方式，发现这些地方的党组织与群众的觉悟程度、组织情况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向上级的报告差距很大。各县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力量并非廖恩波讲的那样好，党团员中农民比例很少，多数是小学教师，一部分中学生和教师，各县党团员人数并不是成千上万，多的二十几个，少的不到十人。一次，他们深入到什邡县农村一位团员中学生家里，会见过八、九位农民党员，其中有的是富农，通过交谈、询问和摸底，发现基层党员思想素质差，成分不纯，组织不健全，缺乏旺盛的战斗力。

刘和卓通过十多天的巡视考察回到成都，将上述情况如实向廖恩波作了汇报，认为地方党组织无法对即将举行的武装起义作有力的配合，是否起义，请川西行委和省行委慎重考虑。

没过几日，廖代表川西行委正式找刘谈话：“省行委和川西行委考虑了你们的意见，经研究决定，仍然坚持要发动‘广汉起义’，你必须参加！”刘连波当时理论水平虽然尚未达到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及其危害有一个较深的认识的程度，但通过到起义地点及附近县的实地调查，使他深感地方党组织的组织状况、领导能力、武装力量和农民的觉悟水平都还没有达到立即起义的条件，加之他本人过去一直搞学运，对军运十分陌生，对广汉驻军情况不了解，让自己去参加起义不合适，表示不去。双方不欢而散。

翌日，廖再次找到刘谈话，态度十分严肃，口气带命令似地指出：“这次起义，组织已经决定了，你必须服从命令前往参加，否则要受组织处分！”

这次谈话，对刘连波压力很大。他想：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党章明文规定个人服从组织，这是起码常识，自己虽然思想不通，意见可以保留，但组织决定要服从。想到这里，也就不好再拒绝前往了。

二、刘连波是广汉起义的具体筹划负责人

刘连波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决定，参加广汉起义后，由廖恩波出面，召集中共广汉中学支部书记曹健民、军支书记徐孟超、川西特委军委委员廖宗泽和刘连波开会商讨广汉起义的有关问题。廖恩波首先讲话，他说：“省行委为了执行中央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原定在川东组织合川、江津两处武装起义攻占重庆，在川西发动广汉、新津两处起义会攻成都。现在江津起义失败，合川、新津地区因革命力量薄弱，条件不成熟，起义未实现，广汉起义的担子就更重了。”徐孟超接过廖的话头，武断地发言：“广汉驻军士兵群众听说起义一事无不精神振奋，早已作好思想准备，迎接起义的尽快到来。”廖恩波听了徐的发言，对广汉起义更充满了信心，并说广汉驻军日前赴成都参加“双十节”阅兵的人回来传说刘文辉、田颂尧、向传义等军阀已风闻广汉驻军近日有变，军长邓锡侯将解散或改编广汉这支部队。据此，他断然宣布：“发动广汉起义是上级党委既定重大决策，必须加紧准备，坚决执行。”“目前，士兵群众起义的条件早已成熟，若再延误时机，被敌人先下手，革命力量就将遭受严重损失。”

这次会上，对起义的目标、前途、主要作法展开了热烈

讨论，并做出如下决定：成都是四川军阀盘踞的中心，反动派的力量很强，部队起义后不能去攻打它，而是要迅速撤出广汉，转移到绵竹西山地区，开展“依山游击”，发动农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广汉距成都九十华里，反动部队徒步可朝发夕至，因此在起义前应切断其通讯联络，确保起义部队顺利撤出县城。两级行委指示，这次起义必须坚决贯彻“要兵不要官”的原则，凡营以上的军官，不论是否党团员，一个不要，待起义成功后，把他们遣送回原籍，另从士兵和新参军的工农分子中选拔干部，以改变部队的素质。会议最后，廖恩波当众公布：经川西行委同意，派刘连波代表行委到广汉具体负责筹划起义事项。

刘连波虽然对发动广汉起义有保留意见，接受任务时有些勉强，但执行中是认真负责的。十月中旬，他遵照两级行委指示和会议作出的决定，赶到起义目的地，依靠当地和驻军的党组织，做好驻军两个团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拟定了行动计划：

（一）把原中共广汉县委、军支、工支、农支、中学和小学支部、城区贫民店员支部以及共青团合并组织成中共广汉县行动委员会，归中共广汉县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二）宣布经中共四川省和川西行委批准建立的中共广汉县前敌委员会由廖恩波、刘达（刘连波）、曹健民（曹荻秋）、徐孟超、廖宗泽等五人组成。前委书记廖恩波未到职前，暂由刘连波代理。前委是统揽起义的最高决策领导机构。

（三）把起义时间定为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因为这天是星期六，按广汉驻军惯例，凡星期日和节假日全

体官兵放假，星期六晚上，除团、营、连各留值星官一人外，有眷属的军官可以回家住宿，旅长陈离的家眷在成都，无家的官兵可以离开营区到处玩耍。广汉驻军两个团，二十多个连，二千多支枪，三分之二的连有中共党组织。确定起义的信号是以当夜十点钟全城电灯熄灭为标志，若不熄灯就以打响广汉男中校钟楼的大钟为信号，接着再鸣枪。起义成功后立即将起义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苏维埃政权，决定政府和红军领导人。

(四) 前委把发动起义的各项工作分配如下：刘连波和徐孟超负责组织驻军起义，罗南辉、廖宗泽深入部队中发动组织起义；曹荻秋是党事先秘密派遣去广汉男中校任训育主任的，对当地情况熟悉，负责组织地方党和群众起义，向川西行委汇报联系；广汉工支负责人扬子云发动工人支援起义。

(五) 开列广汉地区土豪劣绅名单，起义后向他们筹款以解决起义所需的经费。

以上有关起义时间、分工、经费、人员疏散等行动计划报经省和川西行动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刘连波和其他前委，抓紧省和川西行委审批起义计划的空隙时间，分别深入部队和工农群众，了解情况，宣传起义意义和政策，安定人心，解答疑难。通过深入实际，他们发现党团员、士兵对这次起义态度坚决、情绪高涨、准备工作进展迅速，自己也从中深受鼓舞，增强了夺取起义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三、刘连波成为广汉起义中公推的前委书记、前线指挥者和决策者

起义前几天，省行委和川西行委派廖恩波和周国干带着两级行委批准的起义计划到广汉，代表两级领导机关检查验收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认为基本符合上级要求，才将起义行动计划交前委。前委委员按分工分别深入各支部进行传达和战前动员。中、小学党支部行动快，连夜赶制党旗和军旗、识别符号、书写革命标语；地方党组织开出了土豪劣绅名单，派出了给红军当向导的人员等。

为了确保这次起义成功，省行委和川西行委从全省地方党组织和川军中抽调和输送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党员干部去广汉，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力量。曾参加过泸顺起义的共产党员易心固，时任灌县国民党驻军马毓智师的中校副团长，奉两级行委之命带领十多名强兵能将于十月二十三日赶到广汉。二十五日下午，川西行委又从黄埔军校回川的党团员骨干中和成都大、中学生中，挑选了二十多名优秀的党团员，由薛彦夫和雷润侯带队赶到广汉。刘连波和其他前委委员研究决定：易心固留前委任委员参加领导工作，其余人员分别安排到待起义的部队，暂住在城内旅馆隐蔽。

起义日子临近，可前委书记廖恩波返回成都后迟迟不来广汉，前委们都十分着急，天天盼、时时盼、也盼不回来。廖为什么不回来？他在哪里去了呢？据后来回忆，有下面两种说法：一种是程子健在一九五六年“肃反”运动中，给刘连波写的证明材料称：“廖（恩波）与川西特委（应为“行委”——笔者注）争论暴动路线问题，被调回成都，暴动由刘连波同志等负责领导。”另一种说法是当时任川西行委主任张春帆最近回忆：“川西行委在广汉起义时，只是在时间

先后上与省行委有分歧，在暴动路线上我们内部与廖恩波没有分歧，更没有因此把他调回成都的任何口头和文字指示。他未到前线参加领导起义是事实，到底他到哪里去了我也不太清楚。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他对起义缺乏胜利信心，临阵胆怯回避也是有可能的。”两级行委批准的“广汉起义”前委书记廖恩波在起义即将行动的时候不到职，而刘连波是廖恩波代表上级组织派去广汉筹备起义的负责人，还未完全代理前委书记的职务。在这种特殊紧急的时刻，前委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慎重地公推刘连波就任中共广汉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刘连波根据前委会议决定，勇敢地挑起广汉起义的领导、指挥重担。

刘连波在临战前夕，不惧怕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不怕牺牲，毅然担任了前委书记，团结前委，发挥大家的集体智慧，紧密依靠党团员、革命士兵和革命群众，坚决执行两级行委批准的起义行动计划，这在他当时的年龄、资历、经验等主观条件不足、客观环境险恶的情况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四、五天的起义经过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前委各自分头行动，曹荻秋在县男中校指挥，到时发出信号，廖宗泽和罗南辉与各连队的骨干取得联系，作好了起义准备，刘连波、徐孟超以及外地来参加起义的人员，在茶房、酒店等待时机。

当晚十一时，起义信号准时发出，广汉县全城电灯熄灭，前委们立即从隐蔽处转入预定地点，指挥起义。刘连波等人迅速地占领旅部电话室、县电话局和电灯公司，以控制通讯和照明系统。驻县陈离旅的一、二团所属各部，在各连

党小组的领导下，鸣枪、鸣笛集合全体官兵当众宣布：弟兄们！我们现在起义了，打倒军阀，消灭地主，我们才能出头，才有幸福。过去为军阀们打仗卖命，现在是为自己的解放和利益去打仗。部队多数弟兄已加入我们组织，仅有个别的人持观望态度或不愿参加，我们不强求，但此时此刻宣布起义，谁敢反抗，格杀勿论！随即，邓锡侯的第二混成旅两个团和一个随营军官学校两千多人参加起义。各连参加起义的士兵按预定计划，组织了暴动组、鼓动组、镇压组，分头开始行动。对胆敢反抗起义的军官当场毙命，其余可疑军官集中扣押团部。陈离于当日下午离开广汉回成都公馆过周末，其他营团军官听到钟声急鸣、枪声骤起，便知部队有变，急忙翻墙越屋，各自四处隐藏，起义军亦未搜查，听其自便。只有驻武庙的旅部手枪队拒不起义，手枪队长周若嵇，是陈离的同乡、亲戚和心腹，当晚回家住宿，由司务长古有钧任值星官。古闻枪声知道部队出事，立即集合全体人员与易心固带的起义军敢死队激战两个多小时。手枪队不肯放下武器投降，起义军增派力量将手枪队四面包围，薛彦夫带领义军一分队到手枪队住房背后放火，顿时火光冲天。古见势不妙，才率队突围向新都方向逃去，向该旅驻新都第三团长冯魁报告。

起义开始后，全城戒严。因起义军口令清楚，标记醒目，因此互相之间未发生误会和混战，自己无任何伤亡，起义成功。

二十六日晨，起义军总指挥部（广汉电灯公司）派出部队在广汉县西城桥头警戒，以防范新都方向来袭之敌，城内又派出武装巡逻部队，城门增加岗哨，以维持革命秩序。前委成员曹荻秋组织城内各校师生成立了宣传队，他们高举绣

有镰刀锤子的红旗，在城内各街口搭起讲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及红军的各项政策，张贴“打倒军阀割据式的统治！”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总指挥部还派出暴动组将广汉县的监狱打开，全部释放无辜被关押的劳苦群众。还从广汉县政府搜出征收农民粮税的赦册、文书契约等，当众烧毁，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下午四时，起义军前委在广汉公园内召集军民大会。刘连波主持，由曹荻秋向军民宣布，广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暂由曹荻秋代理，地点设在旧广汉县政府内；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26军第一路司令部（师），司令部设在城内广东会馆。路下面设两个纵队（团），纵队下设大队（营），以下设分队、小队；公布司令部各级领导人员名单，司令员徐孟超（后叛变）、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连波等。大队以上领导干部均上台同群众见面。顿时，全场一片欢腾。

五、起义失败的原因

广汉起义，当地老百姓习惯称为“二五”兵变。这次起义冲破了军阀们的防区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军阀邓锡侯和田颂尧为使他们的防区免遭“赤化”，联合行动，迅速从成都、绵阳、金堂等地调动大批部队向起义军包围而来。刘连波召集前委紧急会议研究决定：按原行动计划立即撤出广汉，向绵竹县方向进军。

在这次起义中，川西行委遵照上级规定，一律不通知营以上中共党员军官。后因时间仓促，部队又缺干部，前委在来不及详细审查的情况下对少数军官委以重任，发现问题又

未及时处理，结果在起义部队遭挫时，他们表现动摇，甚至拖起部队向敌军投降，一道围剿起义军。如原部队一名中共党员排长，并未参加起义准备工作，当听到起义信号发出时，他乘机宣布起义，夺了该营领导权。刘连波和前委其他成员研究，认为该营党的力量薄弱，已既成事实，只好任命他为红军大队长，但他率部向土豪劣绅催缴赎金过程中，丧失立场，收受贿赂，然后带领十多名荷枪实弹战士赶到路司令部为那个豪绅讲情，刘连波当即断然拒绝，并给予狠狠批评。那个排长悻悻而去。刘将此事转告前委其他同志，望大家警惕。又如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成立后，躲藏起来的原旅部上校参谋长刘的均，钻出来找路司令员徐孟超要求参加红军。徐将此事报告了刘连波，刘与在场的前委委员曹荻秋研究，认为刘的均虽系高级军官，但他是一九二七年由张秀熟和邓作楷（时任广汉军支书记）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为党做了一些兵运工作。现在他既然主动要求参加红军，而且又是原中共广汉军支书记、现红军路司令员、对他情况比较熟悉的徐孟超亲自来介绍，所以刘、曹二人没有多说，只好同意，批准刘的均参加红军，留路司令部工作，为起义部队留下了隐患。

红军撤出广汉前夕，前委决定路司令部参谋长雷润侯率两个主力连队赶赴城西去新都方向担负警戒掩护任务，主力部队由刘连波、曹荻秋、徐孟超、易心固等率领。二十六日晚，在什邡的高骈、金轮场两地宿营。二十七日，他们绕过什邡的禾丰乡，取道双盛场，到达绵竹县的新市镇，受到了中共绵竹县委和当地党组织、农协会的热烈欢迎。在行军途中，起义部队内部由于一夜之间从旧式军队改编为红军，引起各种思想反映。突出的是认为徐孟超原是旅部的一个勤务